



沉浮录

沉浮录

林青山 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林彪沉浮录

林青山 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京)新登字021号

责任编辑：王江

封面设计：二瓜

林彪浮沉录

作者：林青山

曾胡 张宁 廖康 项龙 译 张宁 校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9号华宇大厦1201室)

金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9.25 字数：201000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196-X/K·33 定价：19.8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第一章	危机：1971年9月	(1)
第二章	根源	(21)
第三章	文化革命	(56)
第四章	革命中的革命	(87)
第五章	激进派的退却	(118)
第六章	中共九大	(148)
第七章	战争的威胁	(159)
第八章	九届二中全会	(183)
第九章	毛主义者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反对毛主义者	(201)
第十章	冲突	(223)
第十一章	幕后阴谋	(236)
第十二章	安定	(250)
尾 声		(273)

第一章

危机：1971年9月

一、宣传工具的混乱状态

1971年9月11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最大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危机到了极为紧要的关头。这一天也是我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天。从外表看，毫无紧张迹象。在首都的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擎着彩色纸花的学生正在排练人民共和国国庆22周年的游行队列活动。两个半星期以后就是国庆节了。来来往往的卡车载着年轻人从各个地区往这里集中。按军队编制的学生队伍更增加了节日气氛。大喇叭里播放着军乐和组织游行队列彩排的指令。

夜幕降临时，广场才安静下来。广场的一侧是人民大会堂，所有大型而重要的政治集会都在那里举行。突然，从各个方向驶向人民大会堂的黑色高级轿车打破了这里的沉静。一位碰巧过路的外国人估计这些轿车约有50辆。要是欢迎几名来访的贵宾，不会有这么多汽车，但要是召集一次党的领导层的紧急会议，开来这么多汽车倒也差不多。在北京的某处，一个日本代表团正在徒劳地等候：他们本来是要在那一天会见周恩来总理的，但周总理却在最后一刻撤消了这次会见，把它推迟到了一个多月以后。这一推迟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但眼下党的最高领导层所担心的是军队的指挥中心在这次政治斗争中会使用武力。

周恩来已经觉察到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迹象，而且无疑他

将把这些迹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次夜间会议上予以披露。毛泽东也出席了。他突然从上海返回是引人注目的，但与此同时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更加引人注目。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既定的接班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林彪的缺席，是最引人注目的。

在前几个月中，自文革开始时便潜伏着的许多矛盾突然变得极为突出了。在与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和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领导层发生了分裂。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充分支持周恩来的观点，而林彪则对目前采取的路线疑虑重重，在国内事务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新闻界使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清楚。倘若仔细读报刊，显然会发现一场宣传战也在进行着。5月份，《红旗》杂志打破了在封面上只登毛泽东肖像的习惯作法；第5期，第7、8期合刊和第9期的封面上来了一个大花样，刊出了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而第6期的内容则完全是与1966年5月7日的一封信有关的文章，这封信把林彪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亲林彪的新闻界现在反复宣称，只有林彪才能保证和捍卫文化革命的过激成果。在北京，只有一个很小的圈子才了解去年在党和最高层领导中出现了哪些分歧。甚至连一些中央委员都不知道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更别说中低层干部了。冲突尚未公开显露出来，这对林彪及其支持者是有利的。

原定于7月1日党的50周年纪念日出版的毛泽东摄影画册的命运，是新闻界动向的一个突出的，也许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出版的日期一再推迟，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此时此刻出版这部画册是否合适有怀疑，对这部画册给予林彪的突出地位是否合适也有怀疑。然而，某个认为时间浪费已过多的人突然做

出决定。在人大大会堂参加夜间会议的人拿起9月12日的《人民日报》时，一定是非常惊讶地看到报上关于出版这部画册的报道。这篇报道还写道：

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那些在人大大会堂读这张报的人一定格外感到吃惊：即使在一年前，这些赞扬林彪的话似乎也是很夸张的，而现在他们肯定要对他做出大不相同的结论了。

推测与结论

那么，在人大大会堂开会的人对林彪的行动感到不安的理由是什么呢？首先，是对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就军事政变这一题目所发表的那次引起争议的讲话感到不安。林说政变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宣传工具，即报纸、广播和出版物，这些都与意识形态工作有关，搞颠覆活动，为了在人民的意识中制造混乱，需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另一个是控制武装力量的军事工作。

越是把这些看法与目前的局势联系在一起，这种担忧似乎就越来道理。

1966年毛泽东已经指出，林彪的讲话太教条，它会产生

这样一个问题：政治见解的深刻分歧会升级为武力冲突。倘若林彪当时在涉及别人时持有这种看法，那么，现在涉及周恩来，他难道不会持同样看法吗？倘若林彪和他的部队在文革中认为宣传攻势和他们的军事控制的扩张是正确的，说这是为了防止“保守”的地方指挥官夺权，那么，在眼下的局面中，他们难道不会采用同样的战术吗？

有迹象表明，林彪集团正在忙于控制上面提到的作为政变先决条件的两个领域。他的支持者所控制的宣传媒介显然在动员舆论；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活动的新的集团及其“文化工作会议”的方针是开始制造怀疑。

来自军事情报部门（这个部门现面上公安部控制，不再由国防部领导）的报告加深了人们对林彪的怀疑。军队中的许多政治活动团体开始显得更象突击队了，它们从一度是“极左”的红卫兵组织的积极分子中大批招募年轻干部。现在，它们正在搞特殊的军事训练，也搞意识形态建设。

也许其他的情报来源表明，林彪试图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派别。据报道，他和他最亲密的支持者曾在8月底和9月初进行过紧张的磋商，看看如何扭转事情的发展进程。

显而易见，这些报告并没有提出“阴谋”的确凿证据，是把怀疑当成了确功的事实。

谋杀毛泽东的企图

这一情报也许是来自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特别安全部门的首脑汪东兴，他对毛泽东的人身安全负有直接责任。这个

部门与军队的其他部门和任何政治实体都没有关系。在主席旅行时（通常是保密的），或在上海和北京有重重保卫的寓所中居住时，这个部队拥有保护主席的全部权力。

来自汪东兴的情报与导致主席返回北京的背景有关，这一情报本身就足以使所有目前在首都的党的领导人赶来参加这次紧急会议了。有关这些事情的消息零零星星地传到了外界，而且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在9月8日和10日之间，毛泽东曾遭到一系列未遂的袭击。几星期后，香港的《明报》报道，几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对毛泽东在上海的住所进行过一次袭击。主席逃脱了，没有受伤，但他的几名贴身警卫却遇难或受伤。然而，这一说法也许是根据一些受到曲解的不完整的传闻。

很久以后，有些传闻认为毛泽东并非一路平安地回到北京的，其中有毛泽东乘的火车曾遭到空袭的说法。据后来参与其事的人说，那架飞机的飞行与福建省发出的一次假警报恰好一致，因此，这件事应当怪台湾政权。另一些报道则声称，曾派过飞机去南京北面轰炸火车，但负责行动的军官临机犹豫，通过他的妻子向当局报告了这次行动。另据说，毛泽东到达首都后，一个自称是信使的人来到了主席的住所，坚持要把一封急信递交主席；但是，此人在被捕后供认，他企图谋害主席。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中央指挥的军队内有一个牵涉面很大的阴谋计划，如牵涉空军和控制着铁路的后勤部门。此外，协调甚佳的计划和准确地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都说明在最高层里有同谋者。

眼下，谁是毛泽东失踪的受益者？不论怎样说，最可能的答案是林彪。林彪将会成为党的主席和全部武装力量的司令；

此外，宣布紧急状态，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对手消灭。即使林彪集团没有卷入这些谋杀活动，这个阴谋显然对他也是有利的。无论如何，林彪及其团伙亲自卷入这一阴谋的可能性甚大，不容忽视。

林彪在哪里？

正当参加会议的那些人接着上述的线索进行推测时，林彪的女儿林豆豆（生于1941年，是林彪第一个妻子所生，据说她父亲有嚼炸豆子的习惯，故名）送来了一个奇怪的情报，她告诉周恩来，她的父母正在准备做一次夜间飞行，而党的领导对此一无所知。周恩来给林彪在北戴河的乡间住所打了个电话，这个住所在离北京几百公里外的海边上。他和林彪的妻子叶群通了话，她告诉他，林彪听音乐会去了，除此之外她不了解林的行踪。这次通话后，她立即设法让林彪离开了那个音乐会。不久，一列车队驶向了机场方向。据说，一名对执行命令犹豫不决的司机被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枪毙，并从飞驶的汽车里被推了出来。在飞机场，起初，一切交通根据党的领导的命令均被禁止，只有周恩来、林彪和另一名领导三人共同准许才能破例飞行。然而，林彪设法唬住了指挥塔，说这个命令一定是被误解了，只要有一位领导的签字就可以了。立刻，一架飞机便做好了准备，并加了油。但是，正当飞机向跑道滑去时，警报响了——也许是因为发现了林彪那人个受了重伤的司机。然而，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飞机升空了。某些报道说：这架飞机（英制三叉戟飞机，原先是民用，现已拨归林彪专用）曾在

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着陆时，林立果是那里的副司令。不过，其他的报道则声称，那架飞机起飞不久便在中国领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二、无所适从的几周

中央委员会的行动

中央委员会现在已掌握了足够的事实，可以采取行动了。在北戴河发生那些事以后，事件的某些情报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林彪的喷气机起飞后不久，一架载着三名阴谋参加者的直升飞机也起飞了。据报道，飞行员拒绝执行命令，被击毙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反正这架飞机又被迫着陆。两名阴谋家据说自杀了，尽管还有一人活着，但飞机上极其重要的文件未来得及销毁。在随后的逮捕与审讯中，阴谋的其他部分被揭露。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被拘捕，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他的副手吴法宪和李作鹏——他们分掌空军和海军。9月11日后，他们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后来也被逮捕了。

在随后的几天中，二十几名高级军官在试图逃往香港时被逮捕，而最后一批人在另一次试图出逃时也被逮捕了。所发现的重要证据当然是令人焦灼不安的，但最后的分析表明，要想说清阴谋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是不可能的。现在还会有什么事？

林彪到底在哪里？

9月13日凌晨，党的领导与两三名最高级的军官一起审度了目前的局势。谁都不知道林彪去哪儿了。可能性有几种，但这些可能性都意识着严重的危险。第一个可能性是最有可能的：林彪飞到了另一个党政机关都对他友好的省份，在那里，他可能准备宣布脱离中央或准备打内战。第二个可能性是，他试图离开这个国图。倘若这样，最明显的路线便是经蒙古到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这意味着在大规模入侵、颠覆迫在眉睫的时刻，全部中国的国家机密将一下子落在敌人的手里。根据这一思路，还有一个可能性：林彪的飞机已被蒙古或苏联的防空火器击落。这样一次事件将被苏方视为挑衅，成为实行期待已久的“内电战”的借口。最后一个可能性是，林彪的飞机已坠毁，尽管眼下不需要马上考虑这一可能（除非中国的战斗机驾驶员声称他们击落了林彪的飞机）。已发布的大量政令表明，领导层认为局势已构成了紧急状态。虽然在北京除了一个很小的圈子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香港的外国观察家、台北或东京也一无所知，然而，在随后的几周中，北京出现了非常局势，已经是明显的了。

局外人看到的迹象。

首先，出现了许多令人惊讶的军事调动。几乎所有中央军

事指挥官似乎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有几天，中国完全禁止民用和军用的航行；根据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约翰·麦凯恩的说法，至少过了整整五个星期才恢复正常航行。在日本，一位政府发言人宣称，根据截获的无线电信号清楚地表明，所有的部队都取消了休假，这项命令立即生效；所有的军事人员被被召开了他们的单位，“因为出现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必防防止混乱发生。”

随后，在中国的外交关系方面出现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动向。原定于9月11日与周恩来会议的一个日本友好代表团仅前提两小时得到通知，会谈推迟五天。北京打给一个驻外使馆的外交电报被截获，在这封电报中提到，与尼克松进行公开对话的国内起起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原定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罗马尼亚高级军事代表团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他们的旅行，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

最后，采取了许多有趣的政治措施。据报道，林彪负责起草的或与他的地位有关的许多重要政治文件将接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这些文件包括某些九大的报告，许多与九届二中全会有关的文件，如起草一部新宪法的计划及其他林彪的文章。然而最重要的措施是，定于10月1日举行的群众游行的准备活动于9月20日取消。

尤其是最后一项决定，引起国内外所有观察家的注意，使他们对紫禁城和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正发生的事产生了兴趣。官方对这项决定的解释是，要使庆祝活动搞得更简朴。人们对此几乎无话可说，因为7月1日庆祝建党50周年的活动就搞得极为克制。《时代》周刊的理查德·喻里斯说得简明扼要：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台上真正必不可少的只有两个人，即毛

泽东和林彪；倘若两人中有一人不露面，那么就说明不是毛泽东去世，就是林彪被清洗了。

10月1日的庆祝活动

9月就结束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尽管党的领导人一年一度与成千上万激动的人群的会面被取消，人们还是庆祝了人民共和国的22周年的纪念日。中心广场的游行不搞了，但庆祝活动却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展开。文化宣传队在公园里组织了几百台演出：演奏音乐，表演体育，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团体表演了民族舞。虽然全体政治局委员没有一起出现在紫禁城的城门上，但分别举行了五个招待会，大部分党的领导人在招待会上公开露面。

9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外交招待会，招待外国的700多名代表。主人有两位：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部长陈毅两个月后便去世了）和王新亭——他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副手，黄和另外三位副手很可能已被逮捕。其他的主人均是副手：董必武（共和国副主席）李先念（政府副总理）和阿沛·阿旺晋美（人大副委员长）。最高层的领导没有出席。

同一天，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举行了另一个招待会，招待“各国马列主义兄弟党和组织的同志，以及外国友人”。这个招待会的主人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一位最张人瞩目的缺席者是政治局的第五位成员康生，过去他总是出席这类招待会的；他大概病了。然而，年轻的理论家姚文元却出席了招待会，现在，他似乎正在向更有权力的位置上升。出席的还有许多中央委

员。

第二天，借着为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特别安排的一次乘船旅行之机，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集会。许多人惊讶地看到，周恩来亲自出面当主人，陪同出席的有副总理李先念、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为这一天庆祝活动所拍摄的宣传影片给了这次招待会以头等地位。在这次招待会上，周恩来象以往一样显得轻松，富于魅力，兴致勃勃，可以看见他和客人们开玩笑。

在晚上的另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再次露面，这次招待会是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举办的。700余位外国客人的主人是王国权和吴德，他们代表这两个组织。其他的出席者有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文革小组中来自上海的成员张春桥。最后，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另一次招待会招待了港澳同胞的代表。

总而言之，国庆节时还是举行了许多活动。但政治局本身尚未公开露面，大部分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员根本就看不到。首先，几乎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强有力的军事领导人缺席。几乎所有主要省军区的司令都没有露面，特别是华东和战略边境地区的司令员。但是，人们心头都压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周恩来没有在9月30日的重要招待会上露面，而仅在第二天较次要的招待会上露面？为什么毛泽东和林彪根本未露面？现在不如前几年那样经常提到他们了。一些观察家指出，这个城市中的毛泽东肖像变少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没有在头版刊登毛泽东（或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尽管在里面刊登了毛泽东的一首诗；这一点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按照传统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指导性文章没有出现。难道头